

南开故事

南
—
开
—
故
—
事

● 祝晓风 编

- 祝晓风 一个人和一代人的记忆
- 刘方炜 关于南开的点滴回忆
- 王 绯 依然如故
- 韩小惠 怎能忘怀我的南开
- 赵 攻 唯有读书

南开故事

南开一
南开二
南开三
南开四
南开五
南开六
南开七
南开八
南开九
南开十

- 南开校史
——百年南开的辉煌与荣耀
- 南开人物
——南开人的精神与风范
- 南开教育
——南开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 南开学术
——南开学术的成就与贡献
- 南开文化
——南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南开体育
——南开体育的辉煌与荣耀
- 南开艺术
——南开艺术的成就与贡献
- 南开校友
——南开校友的风采与成就
- 南开社会
——南开社会的贡献与影响



晓风
编

用

开

南开故事

故

事

天津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开故事 / 祝晓风编著. —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9.9
ISBN 7-5309-3091-5

I. 南… II. 祝… III. 南开大学 - 史料 IV. G649.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920 号

南开故事

作 者 祝晓风

责任编辑 强 华

封面设计 刘希立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美术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 × 1168 毫米)

字 数 186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9.75

印 数 1-3100

书 号 ISBN7-5309-3091-5 · 1 · 129
定 价 16.00 元

目 录

一个人的记忆和一代人的记忆（代序） 祝晓风（1）

七七级、七八级

- | | |
|-----------|---------|
| 关于南开的点滴回忆 | 刘方炜（9） |
| “革命”的感觉真好 | 李 建（15） |
| 依然如故 | 王 绯（28） |
| 咱们的“诗魂社” | 黄桂元（36） |
| 怎能忘怀我的南开 | 韩小蕙（45） |
| 从作家梦到学者梦 | 刘跃进（59） |
| 唯有读书 | 赵 攻（70） |

民间校史

a AD47/06

1

Nankai Story

- | | | |
|--------------|-------|------------|
| 南开日记 | 刘岳兵 | 05 【哥们儿】 |
| 南开词典 | 启发 一默 | 06 【天津话】 |
| 01 【新开湖与马蹄湖】 | | 07 【学生会】 |
| 02 【谊园】 | | 08 【八里台】 |
| 03 【复录社】 | | 09 【买书】 |
| 04 【牛】 | | 10 【食堂管理员】 |
| | | 11 【中文系】 |
| | | 12 【听力室】 |

目	谊园逸事	单正平(77)
录	《南开园》是怎样办起来的	姜奇平(85)
	《新开湖》的变迁	文成峰(93)
	南开风物志略	张未民(109)

文化小分队

我的肺使我爱南开	赵大庆(117)
我那遥远的水洼子	胡学常(123)
客居南开	寒山(136)
别问我是谁	老莫(155)

情与谊

南开二人转	王晓晖(169)
小爱	王业明(177)
南开,我初恋的圣地	王桂香(184)

同学少年

刘立本行状	潘渊之(191)
--------------	----------

2

Nankai Story

13 【“九三学社”】	21 【校卫队】
14 【麻派】	22 【联谊宿舍】
15 【“双抠”】	23 【“曙光”】
16 【主楼】	24 【自杀事件】
17 【大中路】	25 【草莓】
18 【托派】	26 【三食堂】
19 【天南街】	27 【小农】
20 【电影广场】	28 【老乡】

目 录

我在南开图书馆	汪春泓(205)
梦华录(外一篇)	赵汝鹏(211)
南开室友	张克勤(221)
光阴的故事	孙勇进(230)
“混蛋”良子	陈良咨(243)
我当报幕员	侯永毅(246)

南开叙事

寂寞抒情时代	张丹(255)
小木克	麦平(271)

附录

附录一 几封信和电子邮件	(291)
附录二 《新开湖》复刊第六期目录和文摘	(297)

编后记

祝晓风(306)

3

Nankai Story

29 【舞会】(1)	34 【棋牌社】
30 【舞会】(2)	35 【自行车】
31 【双学位】	36 【汇款单】
32 【分配】(1)	37 【四位教授】
33 【分配】(2)	

一个人的记忆和一代人的记忆(代序)

祝晓风

几年前的夏天，我一个人在深夜里默默地捆着书。书很多，捆了整整十个箱子。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北面十八楼的许多宿舍已经空了。我在的这间屋子也只剩下我一个人，同宿舍的两位一个去了深圳一家报社，一个也早已回了河南。我在默默收拾着东西，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无比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我此生在十七楼 515 住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我作为一个南开学生住在南开大学的最后一个晚上，明天，我将奔赴另一个城市，离开我生活了七年的南开大学。

和先于我而离开学校的许多人一样，第二天我坐在车上，任命运把我带向远方。当时我相信，那辆车驶向的

南开日记

刘岳兵

哲学少年事，诗思灵根植

地方正是我要去的目的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南开在你的记忆中可能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是，她并没有从你心中消失。某一个夜晚，你一个人独坐窗前，主楼和新开湖会突然在你的脑海中变得清晰，就像我今晚一样。毕竟，南开在我们的人生成长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南开我们才开始长大成人。南开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是从那里走到现在的。

谁也不能否认，考上大学是我们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正如张艺谋前一段接受采访时所说，考上大学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改变了，他最大的机遇就是考上了电影学院。由此我认为，张导是个诚实的人。大学生本身意味着一个比较好的人生前途，特别是对于普通的农家子弟而言。甚至大学生本身也由此而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阶层。上不上大学的差别相当大。上什么大学的差别也不小。由这一点说，能上南开是很幸运的，毕竟她能给我们的东西远远多于一个普通地方大学。南开某个系的一个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往往强过我所在的省会的大学的一个系的师资力量，甚至地方大学一个系的老师加起来，都不抵南开的一个好教授的实力，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何

引言

我有勇气把这些大学时代“灰暗的”日记拿出来，完全是因为祝晓风。去年年底在

况南开还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最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因为是从南开毕业而获得了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为自己的后半生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我说的都是很实实在在的话。所有这些，都是南开予我们的恩惠。如果连这个都不承认，那的确有点没良心。但是，我们今天回忆南开时满怀深情，又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世俗的好处，而是因为，在南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大学生，从一个软弱、矫情、名为人才坯子而实际上一无所长的大少年，成长为一个有点坚强、学有所长而对社会有所用处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在那里长大成人。从这一点讲，非南开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母校所怀有的感情都是和我们的一样美好，对此我怀有充分的尊敬。而且我也因此相信，本书中所记录的也是中国所有大学生在近二十年的生活。

至于说在南开遇到的种种挫折和困难，在别的地方也会遇到，但是年轻人往往因为过于热爱南开，或者说对于他青年时的那段美好时光有更多的要求，所以往往就对一点不如意特别在意，容易因此而说一些过头的话，做一点看起来有点离经叛道而实际上无伤大雅的事，其实也在情理之中。特别说明这一点，也是请我们的老师们原

一次回天津的快速列车上碰到他，话题便自然扯到南开、扯到南开 80 周年校庆上来。特别是对即将实现的与天津大学合并一事，我们作为南开学子都怀有一种好像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忽然要改嫁他人或

谅本书中的一些看起来过激的言辞。但另一方面，我却认为，一些同学的牢骚乃至怨恨也并不是毫无来由，因为他们所受的打击有时能毁了他们一辈子，而他们的所谓过错不过是年轻人的青春冲动，更有人所承担的不幸完全是命运不济、造化弄人。如果说他们所受的损失是青春冲动所必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代价太大了。

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的生命是由什么构成的。思考而得的答案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是他的记忆。人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差别远远大于肉体的差异。存在先于本质。可什么才算是“存在”呢？通俗地讲，就是“经历”。而所谓“经历”，又不过是“记忆”而已。人真实的“经历”只有一次，可是关于这“经历”的记忆却可以有许多种，甚至在未真正地以肉身“经历”之前，“经历”已经在心理上“经历”了很多次了。人因为有不同的记忆，所以人与人各个不同。越是成年人，他们之间的记忆差别越大，所以，越是成年人就越是不同的人。对于本书中的所有作者来说，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一个共同的部分，那就是南开。尽管每个人记忆中的南开并不一样，但相对于我们与其他人的差别而言，我们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记忆。由此，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者是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父亲忽然要另觅新欢似的复杂感情。晓风一再念叨，在这之前一定要为南开做点什么，留住“我们的”南开。我深受感动。于是回家翻箱倒柜，找出这些陈年往事。我尽量去挑一些能反映当

这是一个怀旧之情泛滥的时代，一个滥情的时代。在1998年，说听一首老歌就是指听周华健的《花心》或者张学友的《吻别》，至于崔健李宗盛，那是老老歌了。在这样一个文化记忆的新陈代谢空前迅速的时代，三年和十年一样远，甚至三年和三十年一样远。全球化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一大遗产。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当下与“过往”的分离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许多倍。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急切地以某种方式来留住我们想要留住的。以我个人的能力所及，我能想到的当然就是你正准备读下去的这本书了。我有足够的把握说，本书的作者们是在怀旧，但绝不滥情。我们有足够的资本回忆，更有足够的能力不仅仅沉湎于这种回忆。

这是一代人的回忆，也是每个人的回忆。而事实上，本书的作者们如果单从年龄上看，已经不好说是一代人了。本书年龄最小的作者今年还不到三十岁，而七七、七八级的大师哥大师姐们有的已经四十好几、人到中年了。但是，他们在对他们是南开人这一点上，都毫不含糊地认同。而且，年龄最小的作者齐文辉写出了本书中最好的文章，让本书的编者感到无比的高兴和由衷的自豪。

这是每个人的回忆，又是一代人的回忆。从“文革”结

时南开的情形和自己的心态的东西，尽量去挑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然而总体上我依然感到有些“灰暗”，晓风说这才是南开的原色、历史的真实。

我入南开完全是偶然的机缘。1985年

束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南开又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中国又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把这个时间跨度的南开人的生活记录下来，应该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的变化了。而相对于“文革”前的南开学生、相对于50年代的南开学生，还有，相对于西南联大时期的南开学生，本书的作者们所代表的应该说也是一代南开人吧。

现在，就把我们这一代南开学生的怀念献给我们亲爱的母校。

高中毕业填报志愿，开始根本没有想到南开，表交上去已有两天了，当时的班主任郑魁老师问我怎么不报南开，我就按他的意见改了志愿。这大概是命，我感谢这命。

“哲学少年”是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对

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可算作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恐怕就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学生——七七级，和属于下一届的七八级。

七
七
级
七
八
级



关于南开的点滴回忆

刘方炜

我是“军阀”

我是穿着军装考入南开的，刚进校就被指派为班长。我在部队就是当班长的，所以自认为自己是能够胜任这样一个角色的。但没想到很快就闹出了笑话。

进校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校园西边的农场劳动，我是班长，当然由我带队。但是我实在看不惯刚刚认识的这些同学们的劳动态度。在部队，我们劳动的时候都是争先恐后的，但是我的这些新同学却恰恰相反，有的女同学干脆连腰也不弯一下，一下午什么都不干。当然，我的看不惯也只是憋在自己心里，毕竟是刚刚认识，大家都是同学，不像在部队一样，做班长对于自己班里的战士有一种

我们的勉励。这种勉励我不敢独自享用据为己有。所谓“我们”是指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研习会的师兄弟们，我们办了一个内部学术刊物《劝学》，送去请刘泽华先生指教，他说“劝学”这个名字太老气横秋，不如叫

很具体的管理责任。

但劳动结束的时候我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出来。

辅导员刘老师怕队伍走乱了，让我把已经站好的队型调整一下，让女生站到男生前面去。我发了两遍口令，女生们不仅不执行，反而叽叽喳喳地在那里说怪话。于是我的牛脾气上来了，说：“你们以为谁愿意当你们的班长？你们谁愿意当谁来当！”你还别说，这牛脾气一发还真管事，女同学们尽管十二分地不情愿，但还是站到队伍前面去了。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了，所有的女同学见了我都横眉冷对，好像跟我结了深仇大恨似的。并且，我还听说，她们在背后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我“军阀”。

这种情形半年之后才算缓和下来，但“军阀”这个外号却背在我身上了。

躁动的青春

其实我们这些男生对漂亮的女同学心里都是很倾慕的，所谓“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但是我们大都憋在心里不说，静静地等待时机，这有点像潜伏在草丛中的食肉动物。

10

Nankai Story

“哲学少年”。刊名虽然没有改，但先生的意思我心领神会了。我用它做这些十年前的日记的题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1999年4月28日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